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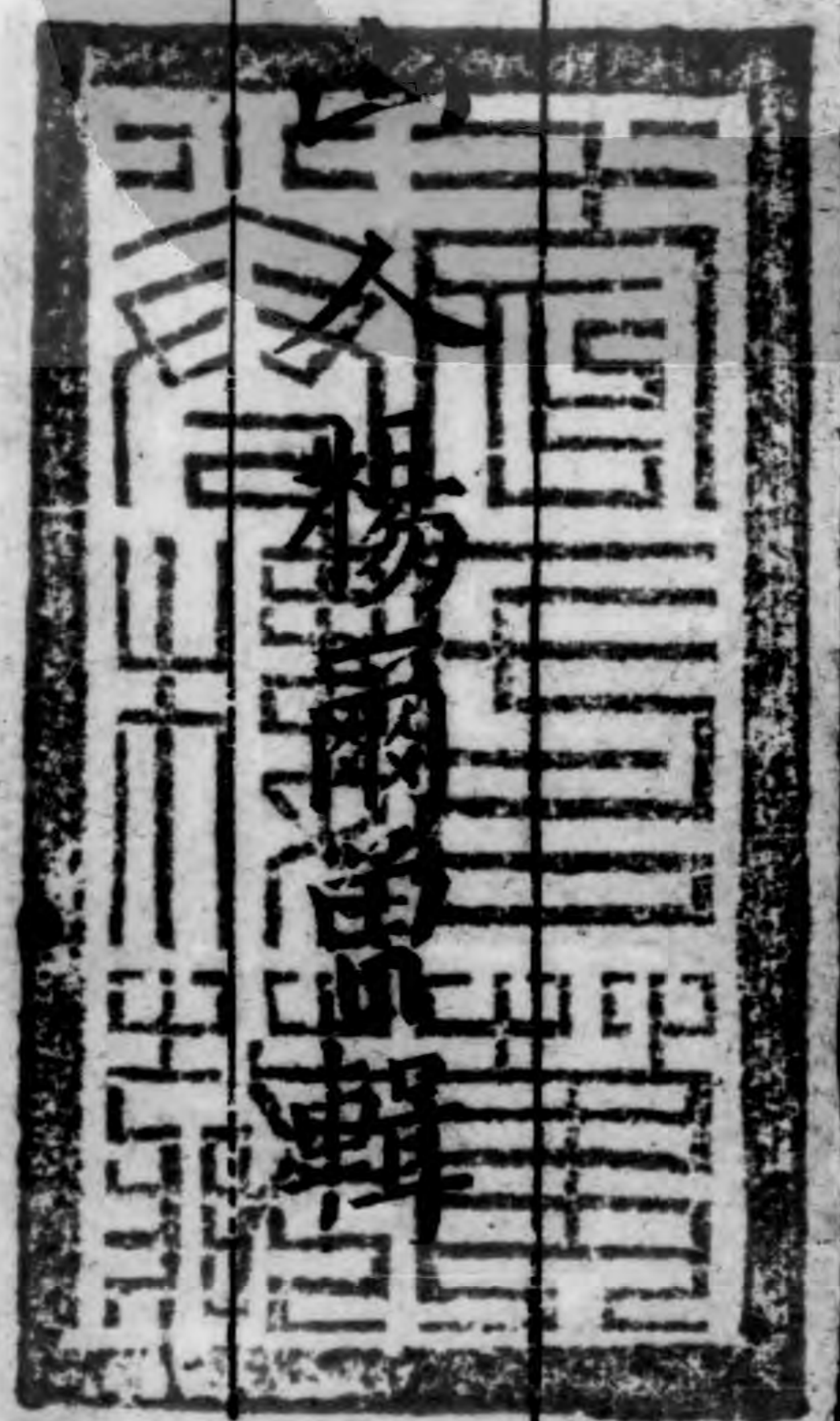
新鐫仙媛紀事第七



錢唐雉衡



張雲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義氣自負常慕郭代公李壯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東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矣素與昭洽乃賚酒攔道而飲餞

之謂昭曰君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
儔也吾請後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
脫衣貫酒大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
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
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
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
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潛于古殿之
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



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酌之曰
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霄宴會雖
有好人豈易逢耶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
遂跳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昭雖不才願
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
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
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
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

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乃遍擲雲谷采騰翹遂命薛
郎近雲谷姊坐又持雙盃而獻曰真所謂合盃矣昭
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
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
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
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明皇吟
詠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此寵
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予獨與貴

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閑處
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
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
有風使鬼不蕩空魄不沉寐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
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
蘭昌之時具以白貴妃貴妃恤之命中貴人陳玄造
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屯

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
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
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
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
死之藏吾穴側與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
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
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
曰幽谷啼鸞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扁

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幾成塵
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
春昭亦和曰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
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
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
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皆告辭而他往矣見燈燭熒
熒侍婢疑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
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

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
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邑所執容曰無
憚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
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則容已迎門而笑
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
及回顧帷帳惟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寶器
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
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申天師名元之

仙媛七卷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渾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

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于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

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
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
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人道不果
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為上仙遂
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
不許為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
靜室焚修夜中聞言咲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
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

鳳髻霓裳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
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
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
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仙官所責然
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
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
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
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

仙媛七卷
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
村李氏別業

感玄符

感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
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為
神仙適是氣蹶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
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壯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
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為名及為民妻而舅姑

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為女
子此亦所關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為尊耳雖被箠楚
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
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
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
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

院忽為豪僧十輩巧言挑侮姑叱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喜以為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萇雲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

緜仙姑

緜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僊壇精修香火十餘年了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隊執兵器方敢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

仙姑七卷
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緹乃姑之
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
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
又曰河南緹山乃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
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
有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石方可丈餘其
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
屹然而住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



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
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
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為虎所食其一不共
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
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
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
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王氏女

王氏女者丞相徽之姪女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
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
縣湖狀渚桂巖山之下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慕
道不飲酒不茹葷工詞翰善琴好無為清淨之道及
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居室之
中時有異香氣與衆香氣不同父母敬異之嘗密謂
母曰洞宮有召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遠行耳母未
解其意忽一旦小疾裴與劉於洞靈觀修齋祈福是

日稍愈遂同詣洞靈真像前焚香祈祝及晚歸坐於
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
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此夕
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栖於庭樹有仙樂盈室覺有
異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隣人以是白於湖泐鎮吏
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
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隣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
雙鶴降于庭旬日又降葬於桂巖之下棺輕但聞香
室即乾符元年也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
年乃言素志枻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
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
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
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

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颯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々不食雖真仙降眄

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瑛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關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元
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拉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靈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

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決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江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戚逍遙

戚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逍遙十餘歲好道清淡不為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

誠投逍遙逍遙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年二十餘適同邑蒯潁舅姑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旦夕以齋潔修行為事殊不以生計在心蒯潁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返於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終以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小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潁及舅姑俱疑之乃棄之於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咲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歲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氏

及隣里悉以為妖夜聞室內有人語聲及曉見逍遙
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聲如雷但見
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霧鸞鶴復有仙樂
香輦彩仗羅列逍遙與仙衆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
言語崩淪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郭邑之人咸奔
觀無不驚歎

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
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
舊相傳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往鬻
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
新熟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
乃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渤海女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
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曾賣府帥命往渤海

遇風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
大仙命請大夫建章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端然中
有女仙處之待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
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
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道之及還風波寂
然往來皆無所懼及迴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沒
水中建章以帛覆面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如
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
靜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
為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
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
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往往往信驗聞
之因以為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涌乃自投水中良
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

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
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
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
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
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
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當金數餅昇天而去父
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稚尤甚十喪三四
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
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冠福為黃冠佛也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
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觀神仙學生拒不納
後三日至曰妾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為配
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

仙媛十卷
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弁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為吏
所追道遇旌旗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
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
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
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
一美婦人從三四青衣來遶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
顧侍婢曰白院主借筆硯來乃於北廟柱上題詩曰
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
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為
白鶴冲天而去書迹至今尚存

古塚女子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
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
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是當時嘗餌靈藥待時而

後者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輜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曹仙媪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關關柳下一日至河將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入東岸口石龕中遂與女及犬俱化龕

中上人立廟祀焉

張玘奴

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妓張玘奴色華美性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化一士訪之玘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月餘終不及亂玘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

仙媛七卷
廿九章
裁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奴曰失身於此又將
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歌謳
豔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
每每悔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
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
交歡覺罪愈重唯祈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
此何不學道珍奴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
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來迺可遂去日夜望不



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此兒箇。安得
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
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見
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
思量我。珍大喜。士迺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
神氣裕然。若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
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介子午。須認取自家
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
牢固。開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
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佯狂丐于市。投荒地
密修其訣。逾二年。尸解而去。

麻仙姑

麻仙姑。後趙石勒麻胡狄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
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鷄鳴。迺息。姑賢。有恤民之心。假
作鷄鳴。羣鷄效聲。衆工迺止。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逃。
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

仙媛七卷
橋曰望仙

周惠杵

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杵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如
葦長思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
靈聖母降傳經錄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
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
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
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即今常信乃周公主所

捨觀廢久馬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
續焚修

石氏女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
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茶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
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逐去笞女
女畧不介意供奉益謹又數日丐者覆來謂女曰汝
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

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考，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只求長壽。不之財物。呂仙遺詞一首，名曰：漁父詞。以與之。子午常食，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扃。長如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言畢，不復見。女白：父母驚而尋之，已不可得。女及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子，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極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馬便延入。少頃，士聞呻痛聲甚苦，聞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

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
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
四年三香忽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
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劉女

汀州寧化縣攀龍鄉豪家劉安上之女生不茹葷性
慧喜文墨年九歲即能隨女人談道姿美而豔其光
可鑑以不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處州石城

何氏子卜吉成婚辭不獲悉務素潔玉顏丹臉不施
朱粉將行聚族往送之門導從越境忽一白鶩從空
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去衆駭愕失措父母痛哭
悲悼莫知所為里以告縣白于州州聞之朝土人置
祠於其地詔賜祠名蓬萊地據左僻士大夫枉道訪
求遺迹題咏甚多陳元輿侍郎詩云蓬萊觀下瑞烟
飄劉女曾從此地起桃圃昔諧王母約雲霄自赴玉
皇朝白鶩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

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其觀介于寧化石城兩境之間

台州蛇姑

台州後嶺析解元所居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採薪到山巔見小草庵一道姑坐其中不知從何來疑其為異物也以告所主析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荅析

自召匠剪薙榛莽就舊舍作屋三間具築土臺以供宴坐并薪水之具皆備既流傳四遠好事者瞻敬不絕遂穴地為爐儲宿火擬為來者爇香之用或持錢米布施則寘土臺前地窟內庵伴常有一蛇蟠踞護守善人至蛇隱不出不善人必逐之偷兒知有物夜來盜蛇纏糾至旦幾死姑為洒水布氣始甦郡士張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云得一妄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欣然應之曰汝當逢

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
追悔弗 為人說如此

浦江仙姑

仙姑相傳為軒轅黃帝少女於浦江仙華山修真上
升故山與廟並以仙姑名有廟舊在山巔禱祈輒應
民病陟降改築山麓

山中美女

介象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之術能隱形變化入
山谷見一美女曰汝食氣未盡可斷穀三年來象如
期而往迺授以還丹術吳主聞之召至武昌尊敬之
試其術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有種黍於山中苦獼猴
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象死後人復見之于吳
其徒發棺視之惟一符耳

赤城山二女

袁根栢碩皆剡縣人因驅羊度赤城山有石門忽開
見二女方笄遂入與語後謝婦女以香囊遺之根後

羽化碩年九十餘方外傳之亦如劉阮故事云

馬大仙

馬大仙唐光化間馬氏女青田縣人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乞食有羹不食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之復回人始知其不凡呼為馬大仙云

唐廣真

女人唐廣真嚴州女子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

服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後而入道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為仙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歎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鰲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崔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弃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

仙傳卷一
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
之盤中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
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
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為法神為符氣為水耳
上悅書寤靜先生四字以賜之

武元照

武元照蕭山民家女方在狹母或茹葷即終日不食
茹菜則乳母異之及長議適人女不樂夜夢神人告

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境汝歸休糧弃人間事及
覺欲不食母強之食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何也剖腹
取胃滌諸玉盤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
及混合真人印俾度世人病自是以符水療人疾遠
近求請視病命二僕肩輿以行不煩裹糧至中途取
糗二顆呵氣與之食則不飢錢塘陳氏女忽昏累日
不知人事請道士設醮厭禳之忽火起壁間倉卒奔
走火亦止致書迎元照照衣冠造馬陳女起迎門咲

語如初若無疾者照携之宿三晝夜女亦泰然韓子
哀太尉公裔邀照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
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
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妻有娠過期不產請照
往諸妾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前生為樵夫嘗
擊殺大蛇今故讐汝在腹食爾五臟盡乃已急白王
出之書二符授妻妻如戒焚符以水飲之產一大蛇
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帛不受復如韓氏留歲
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
將羽化旦日挈舟歸蕭山至家端坐而逝時紹興十
一年也

漁翁女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
有詩兩句能續之則可詩曰硃奩半窻月修竹一簾
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
偶之七年忽瞑目而逝後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謫

居人間耳

張主簿妻

張主簿元時邵武人于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臥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雀冲霄而去止留墨餘汁張吸之舊疾頓脫

麻衣仙姑

麻衣仙姑本川人姓任氏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弗

得後有人見之遂進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手蹟尚存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有仙術人有疾仙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而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痾無不愈徽宗嘗召至東都後不知所終

魯生女

魯生女本長樂人初餌胡麻乃絕火穀凡十餘年少

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后五十年先識者逢生女于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親里鄉故而去

陳仁嬌

陳仁嬌南海人父名玘仁嬌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思舊遊不可得忽八月望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朝謁于帝遂掌蓬萊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時

建昌麻姑

宋政和中麻姑是建昌人修道于牟州東南姑餘山用封為真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顯異

孫仙姑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即馬宜甫之妻



也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妊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
 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夫婦敬之若神宜
 甫仙姑未能輒棄家後之每點化未悟一日仙姑見
 祖師大醉徑造其宅臥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
 鎖之門內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
 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乃窺所
 鎖之菴祖師睡正濃矣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
 年五十矣後復從風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

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付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
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色界外隱顯縱橫得
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跣趺而化香風散漫瑞
氣氤氳竟日不散時宜甫居寧海環堵中聞仙藥駭
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
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吾先歸蓬島矣

西真仙子

賢鷄君魯敢因行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有客

伺君久矣君乃歸至庭際見女子弄葢花陰君疑狐
怪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
之裔家於瑤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鸞在
寒光碧虛中四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
藍波碧浪珠樓玉閣紅光翠靄命君升西真閣見千
萬紅妝珠佩玎璫霞冠霓裳一人特秀女曰此吾西
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須臾觥籌遞舉霞衣吏請
奏鸞鳳和鳴之曲又奏雲雨慶仙期曲酒酣復入一

洞碧桃豔杏香凝如霧女碩謂君曰他日與君雙棲
於此是夕同宿五雲帳中翌早君辭歸諸仙舉樂而
別

玉源夫人

陳純遊桃源凡九日糧盡困臥忽見水流巨花片純
取食之因下利覺身輕行步愈快忽遇青衣曰此三
源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中秋
三仙將會於此君可待之至其夕俄水際有臺閣相

望有仙童召純純即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上衆樂並
作玉源請純登殿叙禮畢引純登西臺翫月酒至數
行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乃曰
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未見得便是中秋
於是三夫人各吟和詩純和曰秋靜夜尤靜月圓人
更圓玉源笑曰書生便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
耳玉源曰天數會合必非偶然因命酌言語褻狎遂
伸繾綣將曉同舟而至玉源之宮

云

云

